

所謂生命境界，應包含了以下要素：

一、它與生命有關，或者更確切地說，它意謂了「生死」。

二、它與人生的「修為」有關。在世俗來說是道德意志、精神修養，在佛教來說是對治煩惱、懺除業力的修練功夫。

「生死」與「修練」既是相反又是相成。若不知淨化身心（修練），擺脫業力與輪迴的纏縛，則「生死」永無解脫之日。然而若無「生死」煩惱，又何須修練？故知「生死」與「修練」是一體，不可視為對立、扞格不入。

《華嚴經》中闡釋的生命境界——「生死」與「修練」之關聯，呈現出無比的生命美學，其特色有四：轉煩惱為菩提的「千錘百鍊」之美、大悲為首的「生命勇健」之美、契入海印三昧的「事事無礙」之美、追尋信、解、行、證的「自我超越」之美。

一、轉煩惱為菩提的「千錘百鍊」之美

生死輪迴是一切苦難的根源，而苦又來自於無始無明，《華嚴經》卷十二就以無數個名詞來形容苦：愛染處、險害根、積集成、障礙、刀劍本……；各個都顯示了苦的逼迫。又說：

三有為城廓，憍慢為垣牆，諸趣為門戶，愛水為池塹。愚癡闇所覆，貪恚火熾然，魔王作君主，童蒙依止住。貪愛為微纏，諂誑為轡勒，疑惑蔽其眼，趣入諸邪道。慳嫉憍盈故，入於三惡處，或墮諸趣中，生老病死苦。（《華嚴經》卷六十二）

這裡的三有、憍慢、諸趣、愛水、愚癡闇、貪恚火……都指出了眾生輪迴六道、不得出離之原因。另說：

若欲求除滅，無量諸過惡，當於佛法中，勇猛常精進。（《華嚴經》卷十三）

意指唯有滅苦、起精進勇猛心，才能離苦得樂、究竟涅槃。如何勇猛、如何滅苦？起菩提心、行菩薩道是實踐之路。

「菩提」梵文為**bodhi**，「覺」也，亦即後來禪宗所說的「悟」。佛坐菩提樹下夜睹明星而成正覺，即此覺性、悟性從沉睡中醒來。原來的漫漫長夜、無明與煩惱均掃蕩乾淨，內心呈現的是澄淨、清明、自由自在。

《華嚴經》闡述菩提心最令人動容者莫過於善財童子的求法熱忱。在他五十三參（另有一說：五十五參）的過程中，他每到一處（即每一「參」）即向善知識請益同樣的問題：

菩薩云何學菩薩行？云何修菩薩道？云何流轉於諸有趣常不忘失菩提之心？

為何善財有此一問？乃因在通向成佛之道、證入法界的過程中，學菩薩行、修菩薩道為必要條件，若缺少了，修行度眾成為空談，或淪為灰身滅智的二乘人，實有違大乘的利他精神。故諸菩薩（善知識）分別教他不同法門，如德雲比丘說憶念一切諸佛境界智慧光明普見法門、休捨優婆夷說離憂安隱幢解脫門、彌伽長者說妙音陀羅尼光明法門、觀自在菩薩說菩薩大悲行門等，每一法門皆指出轉煩惱為菩提之道。

煩惱若不能轉為菩提，永遠是身在長夜生死中的愚癡凡夫，成佛也就遙遙無期。然而轉煩惱成菩提的過程何其艱辛，必須如同善財童子一般勇往直前方可。其中的挑戰、艱險何嘗不是一種「千錘百鍊之美」？



〈入法界品〉版畫

二、大悲為首的「生命勇健」之美

《華嚴經》有三大重點：佛之果德及其剎土、菩薩行、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。其中菩薩行所占篇幅甚為龐大，並有「菩薩五十二階位」之說，乃菩薩的修行德目，是通向佛果的必需歷程。

自從《本生經》頌揚了割肉餵鷹、捨身飼虎等故事以來，菩薩難行能行、難忍能忍的精神形成典範，乃大乘佛法的核心思想。奘譯《大般若經》中甚至有〈常啼菩薩品〉，啼者，悲泣也。因眾生身在長夜輪迴中，不知以般若波羅蜜多為導，度脫生死海，是故菩薩啼泣。

菩提心與大悲心幾乎是一體的兩面：沒有對眾生起悲憫心，這樣的覺性是虛假的，只是自了漢而已；沒有以覺性為指導的發心亦可能產生偏差，故知兩者缺一不可。《華嚴經》數段經文皆如是說：

是故菩提，屬於眾生。若無眾生，一切菩薩終不能成無上正覺。

（四十卷本《華嚴經·普賢行願品》）

這是說菩提心、大悲心與眾生密不可分，無眾生可度，也就無菩薩道可成就。故知眾生如樹苗，大悲心如水，以水灌溉樹苗，後者才得以生長、茁壯。若無樹苗，水哪有灌溉需要？又說：

佛子！菩薩起如是心：以大悲為首、智慧增上、善巧方便所攝、最上深心所持。（《華嚴經》卷卅四）

為了度化眾生，菩薩必須運用大悲、智慧、方便、深心等，這些都是行菩薩道的手段與方法。其中「方便」指的是巧妙地接近、施設、安排，乃一種向上進展的方法，為的是避免眾生的抗拒或周遭的阻逆，屬於暫時手段。「深心」相對於「淺心」，指的是發自於內心深處、亟欲救拔眾生於苦難的心情。又說：

菩薩爾時復作是念：「我不成熟眾生，誰當成熟？我不調伏眾生，誰當調伏？我不教化眾生，誰當教化？我不覺悟眾生，誰當覺悟？我不清淨眾生，誰當清淨？此我所宜、我所應作。」（《華嚴經》卷十九）

一個「我」字，一個「誰」字，連結在一起就是成語「捨我其誰」，恰恰表達了菩薩當仁不讓的勇氣、堅毅、前進之動能。「此我所宜、我所應作」更表現了發願者的自我要求與激勵。

這樣的生命情懷，終其一生願意貫徹到底，誰說菩薩行不是一種「勇健之美」？



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明刻本

三、契入海印三昧的「事事無礙」之美

自釋迦牟尼佛創立佛教起，戒、定、慧三學一直是修學法要，其中的「定」為各宗派所尊。隨著時代的發展，已由早期的四禪八定發展出各種不同名目的定境，大乘佛教多以「三昧」稱之。

由梵文原意來看，「三昧」與「定」是同義詞，即samādhi，音譯為「三摩地」。「入三摩地」即進入禪定狀態，至中國的天臺宗則特別發展出止觀法門。

進入禪定之後，世俗覺知漸泯，反是一股靈明之氣生起，但這只是初期反應，漸漸地連靈明覺知都銷融，進入一種絕對的狀態。西方人常會以神祕經驗、虛無主義名之。但具有禪修經驗者或由古德著作中證知，這些都是不必要的形容詞，因為進入定境中，根本已無言語、文字可形容，達到一種絕對的空境，連喜悅、清淨之感也無。

《華嚴經》所述的三昧甚多（尤以〈十定品〉為最），其中的海印三昧甚受華嚴宗

重視，並將之發揚光大。

何謂海印三昧？如以字義來說是「如海一般的印信」之定境。以下為《華嚴經》、華嚴宗以及《佛說法句經》的描述：

眾生形相各不同，行業音聲亦無量，如是一切皆能現，海印三昧威神力。

（《華嚴經》卷十四）

言海印者，真如本覺也！妄盡心澄、萬象齊現，猶如大海因風起浪；若風止息，海水澄清、無象不現。起信論云：無量功德藏、法性真如海，所以名為海印三昧也！經云：森羅及萬象，一法之所印；言一法者，所謂一心也！是心即攝一切世間出世間法，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，唯依妄念而有差別。若離妄念、唯一真如，故言海印三昧也！（法藏：《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》）

云何名為定？參（森）羅及萬像（象），一法之所印。（《佛說法句經》）

由以上三段引文可知，海印三昧係以波平如鏡的海面為喻，宇宙之森羅萬象無不映現，如此一切佛心、眾生心皆在朗朗照耀下顯現其真實不虛的面向，無所遁形。

華嚴宗尤其重視「真如」之意涵，並與「一心」串聯起來發展出「一真法界」之說，此法界乃

佛之自覺、真妄交徹、唯一真實而不可思議的境界，此即名海印三昧。故五祖澄觀云：「海印炳現、事事無礙」。惟其炳現，佛性與煩惱心俱泯，佛與眾生之界線消弭，而大海不變其性、不改其相，故能事事無礙！



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明初刻本

海印三昧是否為文學之譬喻與象徵而已？應說，大凡佛之境界不得其堂奧者大都以「文學象徵」視之，但有實修實證者皆曰不然。因為「境界之美」是屬於唯有自知、不得為外人道的生命奧祕，只有親臨其境，方能徹底知曉。

四、追尋信、解、行、證的「自我超越」之美

《華嚴經》經唐代華嚴宗的解讀與詮釋而發揚光大，據該宗的科判，全經的中心思想不外乎四個字：信、解、行、證。

先起「信」，信如來之果德廣大無邊，信眾生有佛道可成；次入「解」，瞭解菩薩的悲智願行，欲度眾生於苦海；再依普賢之二千行門，生生世世「行」菩薩道；最後效法善財童子的五十三參，遍訪善知識，「證」入法界。

因此全經共分「九會」，^(註1)其要義可簡述如下：

(一) 起「信」，指「虔信佛果」，涵蓋了本經第一會、第二會的內容。

(二) 如實「解」，指「理解菩薩行」，涵蓋了本經第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會的內容。

(三) 如實「行」，指「菩薩道之具體可行方法」，涵蓋了本經第八會「二千行門」的內容。

(四) 善財「證」入法界，即本經第九會〈入法界品〉的內容。(以上參見曹郁美著，文津出版社《華嚴經之如來放光》表1-1，頁二二)

在第一、第二會中，毘盧遮那佛以萬丈光芒之姿開啟莊嚴盛大的華嚴法會，十方大眾皆悉來會，這時如來展現他不可思議的境界，大眾歎曰：「如來一一毛孔中，一念普現無邊行；如是難思佛境界，不退莊嚴悉明觀。」(《華嚴經》卷三)

如何以一毛孔現宇宙萬象？這就呼應了上一段落所述的海印三昧，大眾沉浸在三昧的光輝中，睹見萬法之映現，就時間而言已無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；就空間而言則廣博浩瀚、無邊無際。當此之時，諸菩薩各各歡喜、各各歎未曾有。

何謂海印三昧、不可思議的境界？必須重複：它是不落文字、不可言詮的，因為只要能「說」，必是方便法、假相，「不可說」才是真實義。然而因為眾生的魯鈍，又不能不說，於是有了蓮華藏世界瑰麗雄奇的勝景之描述，這是如來經

歷劫修行而成就的剎土。此外，佛之功德、願力、成就，在本經中皆有長篇幅的描述。

以上所述已超過我們於現實世界所能理解的範圍，有如一個美麗的、遙不可及的理想世界。這樣的理想世界，懷疑是不可避免的，但又必須先起「信」。若不信，豈不連自己有成佛之可能都可以免了，則宗教之於眾生又有何益？故云：「信為道元功德母，增長一切諸善法。」（《華嚴經》卷六）



《華嚴經》經卷，金泥紫紙寫本（8世紀，現藏於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）

「解」的部分有二特色，第一，它的主要內容是「菩薩行」；第二，所占全經的篇幅最長，敘述了菩薩五十二階位之絕大部分：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，其中〈十地品〉成為大乘菩薩行之寶典。

為何行菩薩道必須先「解」？因為有些人不聞眾生苦，或是初發心菩薩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度化眾生，所謂：

纔發心時，即為十方一切諸佛所共稱歎，即能說法教化調伏一切世界所有眾生，即能震動一切世界，即能光照一切世界，即能息滅一切世界諸惡道苦，即能嚴淨一切國土，即能於一切世界中示現成佛，即能令一切眾生皆得歡喜，即能入一切法界性，即能持一切佛種性，即能得一切佛智慧光明。（《華嚴經》卷十七）

上文出現無數個「即能」，意指一個人才發大心（菩提心）就能具備度眾生的能力，實不必妄自菲薄。這也正是「解」之重要：菩薩道的修行德目、實踐方法

甚多，必須充分理解，才不至於因為缺乏信心導致不敢舉步或是半途而廢。

至於「行」，即是開始行動了，以第八會的〈離世間品〉為代表。在本品中普慧菩薩向普賢菩薩問了二百個問題，普賢針對每一問給予十個回答，共計二千個回答，形成二千種行法，稱為二千行門。行門，指的是菩薩行之實踐方法。

試舉一例，普慧菩薩問：「何等為境界無礙用？」普賢便答以十種：

所謂：在法界境界而不捨眾生境界無礙用；在佛境界而不捨魔境界無礙用；在涅槃境界而不捨生死境界無礙用；入一切智境界而不斷菩薩種性境界無礙用；住寂靜境界而不捨散亂境界無礙用；住無去、無來、無戲論、無相狀、無體性、無言說、如虛空境界而不捨一切眾生戲論境界無礙用；住諸力解脫境界而不捨一切諸方所境界無礙用；入無眾生際境界而不捨教化一切眾生無礙用；住禪定解脫、神通明智、寂靜境界而於一切世界示現受生無礙用；住如來一切行莊嚴成正覺境界而現一切聲聞、辟支佛寂靜威儀無礙用。是為十。（《華嚴經》卷五十六）

以上十個法門（回答），呈現了宇宙之絕對、圓融、不二、無礙的立場，例如「在法界而不捨眾生」，「住禪定解脫」而又能「於一切世界示現受生」，可看出一切對立面（如淨穢、美醜、正反、凡聖、煩惱與菩提、世間與出世間……）俱已不存在，因為一切皆已銷解在華嚴大海中，成為一體的、超越的、絕對的狀態。

最後是「證入法界」，以善財童子的參訪善知識為核心，五十三參就是五十三個生命歷程的追尋。善財不畏艱險、上山下海又求知若渴。他始於文殊菩薩的指引、起步，經普賢菩薩的激勵、摩頂，又在彌勒菩薩的彈指之下上昇樓閣（象徵生命的超脫），最後完成了旅程。

「信解行證」為華嚴宗對《華嚴經》全面性又總括性的理解，從經首至經尾就是一趟生命的洗禮，亦堪稱為一種「自我超越之美」！^①

註釋 1. 指世尊召開九次集會，說華嚴法門。「九會」係指八十卷本而言，在晉譯的六十卷本中僅有「八會」。

本文作者現任東吳大學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
本文轉載自《華嚴經之如來放光》，由文津出版社出版，並同意授權刊載